



四十一个中国男 君愿效何人

余世存新作《中国男》自出版以来，备受关注。余世存的这本新作，遍数中国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41位奇男子，笔法近于太史公，是为其新传乎？非也。《中国男》举凡四十一人，少有我们不熟悉者，相关或专门写他们的书也很常见，若是单纯搜集散佚的名人逸事，矫枉过正地重述历史事件，也就和那些图书市场上的跟风之作相差无几了，然而余世存志不在此。

在每个章节的前面，余世存都用一两段话或点评成败的根底，或论人物之历史功绩，或毫不掩饰地发出基于此的疾呼。我以为这是本书的精华所在，若抽去它和书中夹带的议论，不过是一部平庸之作。在《衰人第一 龚自珍》一章前，余世存一针下去，穿透了两个时代的命门：“看上去一切都像盛世，然而人的廉耻心、上进心、作为心都被束缚、被剥夺殆尽……”对于金钱，余世存列举了张謇、张静江、卢作孚等人，他议论道：“必须要挣钱，有钱才保险。这是我们今天上至精英下至民众都有心理，也许是他们唯一的共识。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富有，也许就是卢作孚那样的大福无私。”谈到爱情，余世存举出林觉民的例子。他人生断后的《与妻书》，如此深情、坚定，岂是“海藻们”所能企及和理解的？！

扒掉余世存给所谓“衰人、过人、逆人、仁人……”穿上的华丽外衣，我们能看到“很难理解的怪人，实在是很多中国人一个缩影。”借着《畸人第十二 杨度》一章，余世存叹息：“（杨度）这样的中国人很多。他们聪明绝顶，任何主义、理论，都知之甚详，谈论起来头头是道，但他们很少立足于社会的某种实际，他们过于相信术、势力，因此难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。他们的名声可能借助历史大潮飞升，但跟国事、国民无关。”这段议论，简直就是匕首、投枪了。这其实点明了余世存的家底：不是历史八卦爱好者，不是历史评论家，他是一位秉承五四学风、胸怀天下的学者！细数这些被余世存选中的人，文人学者过半，即便是军阀吴佩孚、青帮老大杜月笙，余世存也从其学识角度去衡量，革命家、实业家乃至皇帝、和尚、特务……莫不如此。这41个中国男，仿佛是拥有41个选项的单选题，你会选哪个？

（老朱）

《抹黄》
作者：砚清
出版社：作家出版社
定价：25元

作品以美女官员蓝红玉和丈夫胡子固组成家庭为叙事主体，通过抹黄与反抹黄的双方博弈，成功塑造了刚正不阿的市委书记米刚、副市长蓝红玉和净搞鬼蜮伎俩的市长林光壁、公安局长詹发权等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。与目前的“重庆打黑”也有几分吻合，作品触及到了公安局内部存在的问题，一扫传统反腐题材的写法，不掉“官袋子”，不掉“婚袋子”，目的直指人心，表现抹黄的人类劣根性，从而反思近年来一呼百应愈演愈烈的官场抹黄现象。

畅销书 排行榜

- 《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》
- 《手到病自除》
- 《一句顶一万句》
- 《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》
- 《人生可以走直线》
- 《失乐园》
- 《上海世博会官方导览手册》
- 《黄河鬼棺全集》
- 《苦难辉煌》
- 《流星之绊》
- 《这些都是你给我的爱》
- 《我本顽童——王刚自传》

重点推荐

也同欢乐也同愁

三姐妹联手出书忆父亲陈寅恪

当你离开这个世界后，如果有人还在心里为你留着一个位置，真心回忆你的生平点滴，这将是一种你无法知晓的永恒的幸福。

陈寅恪、唐筼夫妇在离去40年后，三个女儿陈流求、小彭、美延倾注心血，撰写回忆录《也同欢乐也同愁——忆父亲陈寅恪、母亲唐筼》。关于书名，三姐妹解释说：回首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日子，我们倍感亲切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温暖的家，双亲的声音容貌重现眼前，他们舒畅时我们也轻松愉快，他们忧伤时我们也心情沉重，正如父亲诗句所云“也同欢乐也同愁”。

三女儿共同撰写双亲往事

在双亲陈寅恪、唐筼离去40年后，陈流求、小彭、美延三姊妹已是七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了，她们合作撰写了对父母的回忆录，讲述了从孩提时代到1949年，种种亲历、亲闻、亲见的往事。

姐妹三人表示：“这种想法萌生已久，但由于种种原因一拖再拖。现在，在耄耋之年，我们决心拿起笔，不顾文笔拙劣，尽量记下尚未忘怀的往事，作为对父亲、母亲逝世40周年的纪念。”

回忆录的开头两章，追述陈寅恪先生祖辈家世、东洋西洋求学、与夫人唐筼相识的姻缘、婚恋、成家等故事，鲜为人知，读来饶有趣味。比如书中讲到陈寅恪先生生平与兄弟姐妹的第一次合影：摄于1896年春的照片上，花园里五个小孩并排站立，大家都好奇地注视着镜头，只有

当时7岁的陈寅恪手握身前一枝桃花。多年后陈先生向女儿解释：“当年照相是件稀罕事情，因此对拍摄觉得甚为新奇，心中暗自思量：长大后恐难以辨认出照片上哪个小孩是自己，刚巧拍照时他正站在一株桃树旁边，便伸手握住一枝桃花作为标记，想将来再看时必定不致出错。”

步入暮年才理解双亲当年事

回忆录的重点部分是在1932年至1949年这17年间，讲述了父母亲婚恋成家后抚养孩子、奉养老父、教书治学的校园生活，抗战烽火中的举家流离的种种际遇，母亲面对艰厄世事的坚忍，以及父母之间相知相契的深厚情感。

就如姐妹三人书中所感慨的那样：“写回忆的历程，让我们更加贴近父母的心灵，韶光荏苒，已步入暮年的女儿们重温逝去的日子，逐渐对父母有了新的认识、理解。我们走进他们的生活，探寻他们的内心，感受他们的欢乐与愁苦。后悔当初何以不多问几个‘为什么’？以聆听更多教诲。”

姐妹三人在事隔多年追忆往事时，更深刻地体会到“双亲可谓生不



陈寅恪夫妇与三个女儿合影

逢时，他们年轻时就怀有远大的理想与抱负，怎奈生于乱世，实现追求面临重重阻障，即便如此，他们没有放弃目标，艰难执著地前行……父母亲无论何时何地，都恪守做人的道德准则……”她们通过这些珍贵的回忆，向读者展示了一代学人的精神世界，也透过这样一个家庭聚散的经历、个人遭遇的故事，折射出了20世纪的国家兴亡、时代变迁。

“女儿视角”有别于以往论著

关于陈寅恪，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先后有蒋天枢《陈寅恪编年事辑》、汪荣祖《史家陈寅恪》、陆键东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三部重要作品，以及众多门人弟子的回忆文章。这本回忆录和之前的这些著述相比，有什么样的特点呢？

三联书店相关人士表示：“关于陈寅恪，之前的著述多是从其求学、

治学、学术、著述等人生大处着手，总结了他的学术贡献。作为20世纪中国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人物，加上至今依然有许多丧失于战乱的资料没有找回，人们对他的关注度一直很高。陈氏三姐妹的这本小书，最大的不同是女儿的身份带来的独特视角，特别是对母亲唐筼及其家世，对陈家、俞家等周围亲眷的忆述，大大扩展了对陈寅恪生活环境的认识；有具体时间、明确地点，为研究陈寅恪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补充。而且每件事都尽量查考相关记述，在材料比勘上下了很大功夫，不取孤证。”

陈家世交、著名学者吴宓的女儿吴学昭在谈及此书时也说：“关于陈寅恪的书虽说出了不少，但以女儿的身份回忆父母双亲，秉笔实录自己的亲身经历、所见所闻和感受，这是第一部，质朴真挚，可以作为历史来读。”

（胡晓）

书界聚焦

被删的长征日记写了什么

日记，更让人感到好奇。

1937年，在党的号召下，一本《红军长征记》曾经被编出，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公开发行，后来在1954年内部分行时，删去了其中的《遵义日记》等5篇。

高华说，删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当时的思维逻辑下，这些文章的“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”。

高华援引《遵义日记》的一些细节说：“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，而店主因生意太好，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，作者还

利用空闲时间，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，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，生了一肚子的气……”

高华还提到了其他一些反差很大的表述：

有记载说：“离敌人很近，或穿过堡垒线，则夜行军很肃静，不准点火把，不准照电筒，不准抽烟，不准谈话。无敌情顾虑，则大扯乱谈，甚至可以并肩而行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，声彻云霄。在总政治部行列中，潘汉年、贾拓夫、邓小平、陆定一、李锐、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一个股份制的‘牛皮公司’，专门经营

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。”

《遵义日记》中完全没有提到遵义会议的事情，只是红军基层干部最原生态的记录。

高华说，革命年代，意味着大震动、大改组、大破坏，也意味着风卷残云、摧枯拉朽，其间有血泪、痛苦、死亡，也有激情和理想。“革命”大背景下的社会变迁，甚至持续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。它可能拥有极端的形态，但并不需要后人去极端地审视，它催生的进步与倒退、它包含的阳光与黑暗，都是我们需要直面、承认并接受的。

（张月）

新书上架

《抹黄》
作者：砚清
出版社：作家出版社
定价：25元

作品以美女官员蓝红玉和丈夫胡子固组成家庭为叙事主体，通过抹黄与反抹黄的双方博弈，成功塑造了刚正不阿的市委书记米刚、副市长蓝红玉和净搞鬼蜮伎俩的市长林光壁、公安局长詹发权等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。与目前的“重庆打黑”也有几分吻合，作品触及到了公安局内部存在的问题，一扫传统反腐题材的写法，不掉“官袋子”，不掉“婚袋子”，目的直指人心，表现抹黄的人类劣根性，从而反思近年来一呼百应愈演愈烈的官场抹黄现象。

《空城》
作者：绿春子
出版社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定价：26元

一部关注女性生态的小说，一部透视社会心态的小说。苏明，年轻富商，李马华情妇，郑云生女友。李马华，市园林局处长。郑云生，市宗教局处长。谢萍，茶室女招待。曾宪，市教育局处长。尹老三，茶室老板。毕慧，系室女招待。张云楚，画家。玉禅子，道人。尖嘴子，曲艺家。似一本读书笔记上的众干人等，组成一部成都社会的大书！

